

无端之美

寒胭 著

人文

无端之美

寒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常之美 / 寒胭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496 - 2644 - 1

I. ①无… II. ①寒…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8307 号

无常之美

著 者 / 寒 胭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颀辉印刷厂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8.75

ISBN 978 - 7 - 5496 - 2644 - 1

定 价 / 28.00 元

代序

青青芳草，迎风起舞

我其实一向不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从前在写作上的光荣，想来想去，不过就是高中的语文老师课堂上朗读过我的一篇作文。那是学完《荷塘月色》这一课以后，老师叫我们模仿着写的一篇写景作文。我写了我们弄堂里的白玉兰。初秋里已经芬芳了一个夏季的白玉兰花落一地，白的花瓣生了锈，沾满泥泞，我有一些伤感，只是这样而已。老师读的时候一直在点头，说：是带了感情写的。可是他并没有说我用的字好，也没有说我有高尚的情操。我一直用不来高级的字眼，也没有昂扬的激情。很会写的同学去长风公园玩了一趟，回来就可以洋洋洒洒写篇游记登在校刊上，说那里的湖水是“啊！那么绿、那么酽”。我不认得“酽”这个字，特意去查了字典，心里佩服得不得了。上校刊的念头我是转过的，但我知道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我到底还是用不来很酽的字，也不会热乎乎地“啊”一下，所以也只好算了。

可我是喜欢写字的人，小的时候就是了。小学里去参加游泳队，和我结伴同去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教导下学着写日记。她给我

看了她的日记，格式非常正规，左上角写某年某月某日、星期几，右上角记录天气、温度。可是她写不出什么内容来，无非是“今天我去寒胭家玩了”或者“今天我们去新成游泳池学游泳了”。

我很羡慕她，也要学她的样子写日记。可我是一个凡事讲究细节的人，我要选特别的一天买下日记本，然后才当心心心地开始写我的日记。我的第一个日记本只有巴掌那么大小，封面是绿色的塑料皮，上面印了一个舞剑的运动员。扉页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写了，上面写“这是奶奶买给我的”，下面写“红色日记”。“红”字还特意用红墨水描成胖胖的花体，看上去像是搅成一堆的红肠。这样郑重其事地交代清楚了来龙去脉以后，翻开第一页，我写“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写红色的日记”。

就是这样开始写字给自己看的，那一年我九岁。可惜的是，虽然在扉页上我就道下了雄心，但我的日记里并没有多少红色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让老师看了也喜欢的。除了后来1979年2月份打越南的那一回，我恨恨地发誓长大也要跟了一起去打，其他好像都不过是些很不上台面的窃窃私语。

但我喜欢跟日记本讲话。放学背着书包回家，低头走在路上，脸上仿佛有心事。班里有几个男生很讨厌我，他们天天霸在我回家必经的路上，等我走近了就乱喊“勿要面孔”，说我有心事是因为在想与我同桌的男生。就连住在汽车间里的苏北老婆婆也注意到我的心事了，“姑娘啊，”好几次她很同情地关心我，“你学堂里的书老是背不光，是吗？”

等我离开了坐在边上的那个连名字我都不记得的男生、背光了学堂里该背的书、跟一叠日记本讲完话，就已经是读大学的时候了。

在大学里，日记也还是在写的，只是有了男朋友以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听，而且听得懂我那些窃窃私语的人，我开始写情书了。其实，那个长得像童安格一样帅气的男生，不过就住我们对面的宿舍，只要打开我自己的窗，就可以看到他那潇洒卷曲的长发了，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一打一打地给他写情书。有月色的夜晚，我们不高兴自习了，两个人溜到长满梧桐树的新华路上去散步。回到宿舍里，我仍觉得意犹未尽，还要躲在帐子里打着手电连夜给他写信。我说我们走过一棵又一棵的梧桐树、绕过一盏又一盏路灯的时候，我看见地板上我自己小小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走到他魁伟的影子里面去了，学着琼瑶的腔调，我说“我觉得好幸福、好幸福”。

读了这样的信，他总是要长长地叹一口气，把我裹到他的军大衣里去，然后对着天空握紧拳头喃喃发誓，说“一定要、一定要”照顾眼前这个女孩儿。我到现在一直还是深深相信他那时的誓言是诚挚的。可惜的是，“童安格”虽然看上去很帅气，但内心里却是一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他自己的生话，就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打理了，想照顾别人，更是力不从心的。我们吵架了。吵的时候，我就噙着眼泪写日记；吵完又和好的时候，我还是继续给他写情书，仍旧噙着眼泪，因为觉得吵过以后好像爱得更凶一些了。

那个时候，我们大学里也是有学生自己办的文学杂志的，而且办得轰轰烈烈。那些编辑和干事们动不动就请华师大中文系的牛人来讲朦胧诗，自己又跑到复旦的“大家沙龙”里去和哲学系的神仙座谈康德。那个风头正劲的女主编写诗宣告说要“在二十岁的早晨穿一条红色的牛仔裤”把全世界的人都甩到屁股后头去；那个脸色深沉的男主编则在文章里宣布他家有亲戚在海外，要出国是

易如反掌，但是他对此不屑一顾。我对照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爱来爱去的私房话，在这些伟大的题目面前实在是太拿不出手了，康德和红牛仔褲一定会把我写的字扔到小资产阶级的垃圾桶里面去的，我还是不要去招惹他们的杂志社好了。

出国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日记一下子就写不下去了。也许是语言、学业、工作、身份这些难关像大山一样一座一座压在背上，在焦虑和狼狈的状态下，人是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审视自己的。过去这十多年里，我写的日记都超不过半本。可情书倒是一直都在写的，只是收信的人变了。

最后的那一叠情书，是写给一个要坐二十个钟头的飞机才能见到的人的。那个人，往那里一站的时候，总像一座山似的，任凭什么力量都推不倒他。我站得远远地打量他的样子，总觉得他的额头上仿佛敲了一个印章，上面明明白白写着“no nonsense”。跟他说起他的印章，把他吓了一跳，问：怎么，我不是一直满面笑容的吗？我低着头笑了，没有回答他。一个像岩石一样刚硬的人，满面笑容或者满面愁容都是掩盖不住他的力量的，那种干脆利落的、像刀一样锋利的力量。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差不多已经安定下来，终于又有心情关注生活里的细节了。暮春的时节里，开尽了的繁花落了一地，我有些伤感了；冬天的黄昏里，教堂的尖顶仿佛是个召唤，我很想去信教；有人到我们美丽的校园里拍结婚照，穿白纱的新娘真美；到对面的马场去跑步，马温柔的眼神让我想起了从前的男朋友；去中国店买东西，看见一块来自故乡的檀香皂，我想家了……对着远方的这一个人，我的笔下总也说不完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情。

在纯粹的爱情里，时空的距离、生活的日常是不相干的。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谁可以活在纯粹里呢？我的信，终于是写不下去了。我的眼泪落下来，可是我转过身去，不想让他看见，因为哭诉没有意义。事业和责任是他的生命，我不是像岩石一样的男人，可是这一点我也会懂的。只是曾经沧海的心，再去哪里寻找巫山的云呢？从此我写不动情书了。

我还是在写一些字的，写得闷了，就站到窗前眺望远方，一直看到窗外的青山渐渐变成了黛色，我才终于明白这些字原是无处可寄的。我的心逐渐寂寞了，寂寞里我发现有一种叫“网络”的奇妙的东西。我站在网络的门口向里张望，但见一派非凡热闹的景象。那里谈论国事的、解决生活琐事的、聊天八卦的、打架骂街的，应有尽有。再细一看时，我发现也有人写了像我一样的字贴在那里的，好像也并没有看到康德或者红牛仔裤把那些字怎么样。于是我想，不如我也把自己的字贴上去好了。

我下载了免费的中文软件《南极星》，学了打字，试着把自己写的东西贴到网络上去。可是那里虽然人声鼎沸，但并没有什么人愿意搭理我一下。我有一点被冷落的失望，不过也并没觉得太意外。我看人家聊天，也想凑上去的，可是觉得非常为难。生活里我本就不是随口跟人搭讪的，唯恐自己一开口，人家反问一声“你是什么人”，让我下不来台。

然而网络是这么好玩的地方，我虽只是在门外看看，并不参与其中，就已经不大舍得走了。只是每天看他们打架、八卦、讨论该不该外嫁，这样浪费许多时间，我很自责。看见有人发誓戒网，我想我也该痛下决心，不要再这样整日在网络上流连了。

可是决心下过，人还是照样回来。不仅回来，而且这回又写了一些字贴到上面去了。这次好像是有人注意我的，说：哦，很流畅。我蛮开心的，想：哦，有人在看的。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写了一些东西贴上去，半夜起来上洗手间，半睁着眼睛上网张一张有没有人看，这一张不打紧，我竟然看见很多人在叫“顶”，顶完还刷了一排“！”。我吓了一跳，彻底清醒了。再看看那些评论，我实在觉得太惭愧了，紧张得出了一身的汗。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变得像穿了一条红牛仔裤那样了，这么鲜艳的颜色我是不习惯穿的，我开始诚惶诚恐了。

在那些评论里，我注意到有一个人说：“其实寒胭写字，不过是为了双向的，甚至是内向的交流罢了，你们这样评论她，反而吓得她不敢写了。”这句不经意的话，在那轰然令人汗颜的一刻里像是一阵细雨洒落在我的心头，我的眼睛有一些潮湿了。这个人是谁？他怎么会那么懂我的？

我开始注意那个言必称“老夫”的人了。在那个网站上，好像他是一个很受敬重的人、好像他是感性理性兼具的、好像他懂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好像他是非常英勇善战的。我常常看见他对着人家喊将一声“呀呀个呸的”，然后就拿出榔头在对方头上“锵锵”一阵猛敲。对方若是不能招架亦不能接受，不得已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他便长叹一声——万里之外隔着屏幕都仿佛听得见——“孺子不可教也！”

渐渐地我知道他是跟我做着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大概住在什么地方。去他的那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有时几个不同题目的会议是放在一起开的。我溜到属于他的那个专业的会议里去张一眼，

也许会找得到他的踪迹呢，我想。结果当然是失望的。其实，开这种会的女性本来就并不多，我那个地方来开会的就更少了。如果真要找的话，我自己像臭虫一样被捉出来摁死的可能性倒是要大得多。所幸他有次问我到底做哪一行，我含糊其词地混过去了。想到那里，我打量一下左右听报告的人群，忍不住要笑了。

有空也有心情的时候，我又写了一些字贴到网上去。然而因为意见相左，这回轮到有人来找我寻相骂了。我读了那些骂人的话，突然之间明白了网上总那么硝烟弥漫的缘故。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现在如果我们还高兴去打越南，大约都不必亲自去老山，只要坐在办公室里摁一摁按钮就可以打一个飞弹过去了，可是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解读他人的能力，又何尝进步过半寸呢？既然误读不可避免，解释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不善战，亦不喜战，只好选择沉默，沉默里我又读到他的话，他说：“寒胭，别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你的诚意，你就让他们去吧，这个令人悲哀的世界本是充满误解的，实在是因为‘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一时间，Billy Joel 那悲伤但是诚挚的歌声在我的心头响起来，那是一种看穿了真相但是仍旧在盼望着什么的声音。我的眼泪滚落下来，网上这个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他懂我，是懂得很深的。

不知不觉间，我到那个网上贴字，快要两年了吧。想起上网之初，我痛下决心，猛背老三篇，也阻挡不住自己在网上晃来晃去浪费许多时间。而那天我掐指一算，猛然惊觉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网了，连张也没有去张一眼。这样下去，也许哪一天我就此不再上网了。那么，不是从此就要与他失去联络了吗？我又来到那个网站，看见他还是手握榔头在那里站岗。我看着他的名字，要

不要跟过去要一个联络的地址呢？我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没有出声。

还是算了吧，我关上电脑，推开书房里的小窗，久久望着窗下连绵不断苍翠的山坡。快入秋了，山坡上满是疯长了一个盛夏的茂盛的青草。微风吹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那些青草随着微风的抚弄就点一点头，仿佛很温柔很听话的样子。初秋的微风不断地吹过来，满山遍野的青草就这样点点头、点点头，一路点到山脚下去，那里就是浩瀚的印度洋了。汪洋大海上，看不见什么船，只有望不到尽头的大块大块涌动着的浓重的蓝色。

越过这片浩瀚的蓝色，在海的另一边，也会有这样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坡吧。那里的春天就要来了，山坡上很快就要长满青青的芳草。微风拂过的时候，会吹开草丛，露出里面掩埋的小路。那条小路蜿蜒着是一直通向一个小屋去的，小屋里会有一盏灯，灯下会有一个人，这个人此刻正在读我写的字，字里的人，他是懂的。

目 录

代序 青青芳草,迎风起舞 / 1

童年之歌

| | |
|----------|------|
| 童年之歌 | / 3 |
| 新同学 | / 8 |
| 痴人并非说梦 | / 12 |
| 人间最遥远的距离 | / 16 |
| 瘪掉的梦想 | / 22 |
| 只 毛 | / 29 |
| 美 珠 | / 34 |

沙上的名字

| | |
|-------|------|
| 沙上的名字 | / 43 |
| “来了” | / 47 |

| | |
|---------|------|
| 填志愿 | / 49 |
| 我的语文老师们 | / 53 |
| 繁 星 | / 59 |
| 落 玫 | / 72 |
| 小豆豆 | / 84 |
| 想念一些朋友 | / 88 |

乡关何处

| | |
|-----------|-------|
| 乡关何处 | / 93 |
| 檀香盈袖 | / 101 |
| 秋凉是留不住的暖意 | / 106 |
| 小郑一家人 | / 109 |
| 漂流到远方 | / 116 |
| 俚 头 | / 120 |
| 上海的马桶 | / 131 |
| 昨日的蔷薇 | / 139 |
| 幸子的房间 | / 156 |

爱的方式

| | |
|------------|-------|
| 爱的方式 | / 161 |
| 生命的礼物 | / 169 |
| 你最初的模样 | / 172 |
| 吓人的东西 | / 176 |
| Puppy Love | / 178 |

| | |
|--------------|-------|
| 他们其实不咬人 | / 184 |
| 幸福可以很简单 | / 186 |
| “三塔,请你帮我变聪明” | / 189 |
| 撒谎的孩子不开心 | / 195 |
| 棒打鸳鸯 | / 197 |
| 十七岁的生日礼物 | / 203 |
| 隔壁人家过情人节 | / 208 |
| 奶奶的鱼脑石 | / 212 |
| 猫英俊臭臭 | / 222 |

无常之美

| | |
|---------|-------|
| 无常之美 | / 227 |
| 四月天 | / 233 |
| 这样过了年 | / 236 |
| 乔木初迁 | / 238 |
| 没有绿手指 | / 240 |
| 名牌名牌赤刮辣 | / 244 |
| 到远方去 | / 248 |
| 错失金龟婿 | / 259 |
| 迎着风 | / 263 |

童年之歌

童年之歌

小学一年级学的第一首歌，我现在还记得，“海风吹，海浪啸，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岛！”我们是春季入学的，天很冷。坐在水门汀地板的音乐教室里，歌里还吹着海风，让人更冷了。然而我的手虽然生冻疮了，脑子并没有，一堂课下来我还是把歌学会了。音乐老师姓吴，也不是非常年轻，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她小吴老师。她说一堂课下来就学会唱歌的新同学，星期六下午可以去学校的总部考小分队。

于是我就去赴考了。在那些美丽的高年级小分队队员们犀利的目光下，我战战兢兢地爬上大礼堂的讲台。我不会别的歌，要么只有幼儿园里教过的“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样样事情自己做”。慌里慌张中，我选择去解放台湾岛。等海风吹完了，我眼巴巴地望着小吴老师，希望她能录取我。但她很无情地说：“你可以回去了，我们小分队不要你。”我很受伤，却也不敢问为什么。过后我才从同学那里知道她不要我的理由：“讲依是只骺背。”

骺背当然是不配加入小分队的，我对音乐课也一直兴趣缺乏。“东方红，太阳升——”那个节奏太慢吞吞了，听起来怎么倒像是阴天里太阳一直不肯升起的样子，也不知道这“呼儿嘿哟”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快节奏的歌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学习雷锋好榜